

翠袖乾坤  
文潔華

現代生活愈來愈複雜。我們無可避免地每天都在「錯過」了許多，包括錯過了一些活動，一些機遇和一些人。

古今談  
范舉

## 錯過

但後悔是沒有意義的，不如「隨遇而安」。錯過了一班飛機？索性在候機室上網搜索平日想知而沒有時間瀏覽的資訊，甚至是靜坐默想，抓住一些重要的感覺吧。明白到許多時候並不知道您真的在錯過了，因為您又忙於投進了另一些機遇裡，人根本不能賺得全世界。

兩個星期前我真的錯過了一些重要的事情，因而感到懊惱。勞思光老師遽然去世，安排十一月十日在台北出殯，那天剛巧我四位兄弟姊妹從美國回港掃墓，並相約到澳門探望一百歲的姑婆，說難以取捨是對的，但另一方面亦別無選擇。紀念老師之情是確實的，對親人的接待也責無旁貸。有遺憾，但也是無憾。

錯過了一場精彩的演講。漢學家魯惟一（Loewe）九十歲了，在大學作關於班固的專題演講，剛巧碰上我自己籌措的藝術分享會，我又是別無選擇。長長的一整個下午，聽了四十七位同學的精選，聽他們訴說藝術作品的傑出之處，實踐了藉藝術溝通表達自己情感和價值的功能，那也是十分充實和滿足的五個小時。

錯過了一個星光熠熠的影展開幕禮。有人會很喜歡在台上跟名導演、藝人或公眾人物在鎂光燈下拍照留念，我則閃避到影院裡看開幕電影。波蘭導演史高林莫斯基的《浴室春情》使人明白青春是怎樣的一回事。這些饒有意的發現，叫人忘記錯過了的其他許多事情。《向左走，向右走》其實都是一番風景。

## 伏爾泰的雜種

琴台聚  
葉輝

有一回與陶傑談讀書，他推介了約翰·拉爾斯丹·索爾（John Ralston Saul）的《Voltaire's Bastards》，此書可譯為《伏爾泰的雜種》或《伏爾泰的私生子》。「雜種」、「私生子」都是罵人的刻薄用詞，但此書的副題倒是很嚴肅的：「西方世界的理性獨裁」（The Dictatorship of Reason in the West）。在此君看來，理性與獨裁在本質上永遠水火不容。

《伏爾泰的雜種》出版於一九九二年，影響很大，細讀此書，不難從中看出陶傑嘻笑怒罵的文風，乃至曲線表述的想像的若干緣由。索爾可謂大名鼎鼎，他一九四七年生於渥太華，既是小說家和散文家，也是思想家與評論家，既是石油公司創辦人，也是現任國際筆會主席，《時代》（Time）將他列為「影響世界的一百名思想家和夢想家」之一。

《伏爾泰的雜種》指出，伏爾泰和他的同代人深信理性是反君主獨裁和反教條迷信的後盾，理性不僅挑戰君主和貴族的權力，同時也是締造更公義、更人道的文明之一大關鍵。索爾論點很鮮明：雖然強調理性已經成為現代思想的標誌之一，但今日社會非常囂鬧，大部分言論往往只是不斷重播的噪音，這一點顯然是非常時期

## 法國向富人徵稅75%

法國決定要向富人開徵百分之七十五的個人收入稅，造成富人移民潮。法國政府將向每年收入高於一百萬歐元（約一百三十萬美元）人士，徵收百分之七十五稅項，為期兩年。由於稅收增加，法國政府將每年額外得到二億一千萬歐元（約二億七千萬美元），紓緩政府財政壓力。英國對高收入人群徵收的稅率應是最高的，其使用的累進稅制最高稅率達到百分之五十。可以說英國是專宰富人錢的國家。

瑞士向外國人徵收房地產稅，外國人只能擁有一處房產，而且不得在觀光勝地或大城市買房。另外，外國人在瑞士買房或土地，須支付的法律費用及過戶費用也高於本國人。澳大利亞規定，外國人買房是一種純商業投資，如果買房投資額達二十五萬澳元以上，則符合了澳大利亞商業投資移民臨時居留簽證轉永久居留簽證所需的三個條件之一。

美國一直對公民在海外的資產徵稅，去年開始，採取了許多嚴厲的懲罰措施，防止逃稅。新的稅務條例規定凡在海外擁有二十萬美元以上資產的美國公民和美國綠卡持有人，均須在二零一二年四月十五日前向政府申報自己及在海外擁有的資產，包括股票及債券，已達退休年齡人士的海外退休金、各種對沖基金和私募基金。美國稅局規定外國銀行在二零一三年之前到美國稅局進行登記，確認其客戶資訊，對他們的帳戶進行年度申報，以方便國稅局在個人和銀行兩頭進行查證。對拒絕披露持有美國人士身份海外帳戶的外國金融實體徵收百分之三十的預扣稅。

美國收入最高的群體，現行收入稅率為百分之三十五，明年有望上升至百分之三十九點六。而如果國會不作干涉，涉及資本增值和股票分紅的稅率也將上升。有些人以為移居外地，甚至不當美國納稅人的資產淨值大於二百萬美元，或過去五年的平均年所得稅為十五萬一千美元（經調整通脹率），當你離開美國，罰徵「出境稅」是百分之三十的資本利得稅。

當前，美國出現了「財政懸崖」問題，歐洲則出現了嚴重的債務危機，政府都變得貧窮，欠債累累，還要發行新債券，償還舊有的債務，十個沙煲九個蓋，所有的債務問題，都來源於一人一票的選舉。選民都希望得到利益，如果政黨的候選人不以派錢的方式賄選民，就不能當選，民主和選舉於是就和福利黨綁在一起，福利主義變成了永恆的真理，變成了西方價值觀和意識形態重要的元素。有人說，西方的經濟和財政弄到今天的殘破局面，就是西方人對於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對於民主的觀念有太固執的成見，最後形成了思想僵化，甚麼都不願意改變，導致經濟潰敗。香港的政黨越來越激進，主張政府不斷派錢，主張建立西方一樣的福利制度與價值觀念，每選舉一次，就要增加更多的長期福利。最後，香港一定步歐洲的後塵，缺乏競爭力，產業外移，經濟陷入危機。

索爾指出，當今統治精英往往以理性之名自我辯解，但他們的權力和方法學只是基於（並且往往局限於）一己的專業知識，他們總是試圖以權力操縱「架構」，也總是以為為如此就可以取代理性；正因如此，西方社會總是被統治精英切斷了理性和公義之間的聯繫，決策者往往將理性變換成短視而利己的計算。如此一來，結果只有一個，被標籤為理性化的統治精英往往只熱衷於尋找社會問題的解決方案，管理技術與專業技能，可已經不再在乎理性。

索爾在此書指出，今天主要的問題（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社會的）在於「一切方案都是『應用程序的產物』，知識一旦分割成『封建專業封地』，則意味著一般的理解和協調一致的行動日趨困難，甚至陷於泥濘池一樣的僵局，大部分教育的專家不屑於（卑視、漠視，甚或蔑視）人文精神」，只着眼於建立個人帝國的「專業」——陳陳相因，這些「理性的人」早已自貶為「伏爾泰的雜種」。

# 寂寞開出的花朵

作家莫言說過：「作家不是學出來的，寫作的才能如同一顆冬眠在心靈裡的種子，只要有了合適的外部條件就能開花結果，學習的過程，實際上就是尋找這類種子的過程……」

我想，對我而言，這個「合適的外部條件」就是寂寞，而「尋找這類種子的過程」其實就是我的讀書的過程。

我小的時候，爸爸在千里以外的部隊裡當兵，媽媽總是忙完工作又忙家務，不要說是給我講童話故事，甚至連跟我說話的時間都很有限。這就給了我大把的寂寞時光。偶爾有一次，媽媽給我讀了個那個年代很流行的樣板戲《智取威虎山》的劇本，我覺得這個小小的本子太神奇了，居然藏龍臥虎有這麼多有趣的人和事！

自此，我一個人獨處的時光，就會去翻開那個劇本去尋找那些故事，雖然那上面的字我幾乎一個都不認識，但這並不妨礙我愛「讀」書：常常是倒拿着書本，煞有介事地口中唸唸有詞。等我稍微認識幾個字後更是手不釋卷，一頭栽進書中，從此就沒有能夠從書中走出來。

我讀到小學三四年級時，基本可以囫圇吞棗地一本本讀書了，我也因為愛讀書而愛上了寂寞。因為寂寞的時光人的心最靜，最是讀書的好時光，而書又給了我一個豐富多彩的世界。我讀《紅樓夢》、《水滸》、《西遊記》……也認識了莫泊桑、歐·亨利、馬克·吐溫、西奧多·德萊塞、托馬·斯哈代、列夫·托爾斯泰、普希金、川端康城、雨果……我為書中主人公的快樂而快樂，為他們的憂傷而憂傷，體味着形形色色的人和事，我不再寂寞和孤獨，我彷彿一下子擁有了許多好朋友。

那時候，我上學的學校離家有三站多的路，我會想方設法從各種渠道借到各種各樣的書，許多年以後，媽媽單位的圖書管理員阿姨說，她對我小時候的記憶就是如果不借我書，我就會哭。我每天上學放學都是一路看着書走過的，真的像是行萬里路讀萬卷書的踐行者。讀書讓枯燥之味的趕路變得有趣而不寂寞。但也記不清自己為此而撞壞了多少樹、碰到了多少回牆、摔了幾個筋斗。只記得有一回，我邊走路邊看書闖了一次頭破血流的大禍。

那次我大概是在讀一本武打小說，我走得像大俠雷厲風行，竟一頭撞在別人家一扇開閉的窗子上，一頭栽倒在地。媽媽在醫院裡看着我又心疼又生氣：「你連腦袋都不要了，還把一本書拽得緊緊地不肯放手。」

那回真的傷得不輕，頭上縫了好幾針，一頭長長的秀髮也被剪去。光着腦袋纏着紗布的我有好長一段時間見不得人，我卻覺得自己因禍得福，可以整天整天地與書為伴了。那段時間，對所有來看我的人，我說得最多的一句話就是——記得給我帶書過來啊。

我常常是這樣，讀書讀到如癡如醉的時刻，天地人間都離我遠遠地，只有那一盞燈和一卷書和我的生命休戚相關。我的雙眼和書越來越親近，以至稍和我有一米之距的事物都變得朦朧模糊不清。撞破了一塊窗玻璃，我的腦袋則血流如注，一頭栽倒在地。媽媽在醫院裡看着我又心疼又生氣：「你連腦袋都不要了，還把一本書拽得緊緊地不肯放手。」

那回真的傷得不輕，頭上縫了好幾針，一頭長長的秀髮也被剪去。光着腦袋纏着紗布的我有好長一段時間見不得人，我卻覺得自己因禍得福，可以整天整天地與書為伴了。那段時間，對所有來看我的人，我說得最多的一句話就是——記得給我帶書過來啊。

我常常是這樣，讀書讀到如癡如醉的時刻，天地人間都離我遠遠地，只有那一盞燈和一卷書和我的生命休戚相關。我的雙眼和書越來越親近，以至稍和我有一米之距的事物都變得朦朧模糊不清。撞破了一塊窗玻璃，我的腦袋則血流如注，一頭栽倒在地。媽媽在醫院裡看着我又心疼又生氣：「你連腦袋都不要了，還把一本書拽得緊緊地不肯放手。」

那回真的傷得不輕，頭上縫了好幾針，一頭長長的秀髮也被剪去。光着腦袋纏着紗布的我有好長一段時間見不得人，我卻覺得自己因禍得福，可以整天整天地與書為伴了。那段時間，對所有來看我的人，我說得最多的一句話就是——記得給我帶書過來啊。

父母見我小小年紀，就縫縫著一雙大眼睛，東西都快碰着鼻尖了還看不清楚，擔心總有一天我的眼睛會被書弄瞎的。因此，他們一見我捧起書本就會大聲吼叫，甚至看功課也一樣。這和如今的一些父母太不一樣了，現在的大多數家長都會逼着孩子去看書，有時甚至弄得小孩子又是眼淚又是鼻涕的很痛苦。

我小時候看書常常是偷偷摸摸的，晚上只要有一點燈光從我的閣樓裡透出，父母立刻扯起嗓子喊：「好不要看書了，眼睛都要瞎了，還一點不知道愛惜。」於是，我只好找張報紙裹住燈泡，或者找個角落點一枝蠟燭，有好幾次差點釀成火災。有時，我就用手電筒照着書本躲進被窩裡讀一個通宵。奇怪的是只要和書在一起，我就一點不瞌睡也沒有飢餓和疲倦的感覺。

常常因為入書太深，又沒有太多的人生閱歷和很強的感悟力，所以難免會在生活中迷失自我。我的大多數知識都來自於書本，生活中離開了書本我常常會不知所措。記得有一回，我煮一道甜點心，書上說每隔5分鐘用勺子淘一淘，我就在灶旁攪一隻小鬧鐘，一面看着書上的說明，嚴格地照書上的要求做。結果做出一鍋又焦又糊的怪味湯，讓人開了就皺眉頭。鄰居們都說我好用力，燒飯還拿一本書讀，我的父母更以為我沒做好點心是因為我的心根本不在幹活上，而全用在書上了。

平時我要是做錯了什麼，父母責怪我時總連書也一塊怪罪：「書馱子，書越讀越傻了。」而我能夠替自己開脫的最有力的理由也總是：書上是這樣說。

事實上，當我投身於書的世界中

時，一切都好好的，一旦離開書本回到人間的現實中，就會生出許多的煩惱。即使是這樣，我也從來沒有想過要遠離書本，相比之下，書帶給我更多的快樂和溫馨，尤其是當語文老師在課堂上把我的作文當作範文，大聲地朗讀時，我就下定決心：我也要做一个寫書的人，去解救更多寂寞的心靈。

於是，除了讀書之外，我也試着悄悄地寫作。記得在中學時曾經學着寫了一篇小說《可敬的園丁》，那位把分數看管得很緊甚至有點「吝嗇」的語文老師竟然給了我92分的高分，並寫了一段永遠讓我振奮、永遠鼓起我信心的話：「你有一定的寫作能力，多寫多練，日後一定會出息。」我想，一定是我讀過的那些書在喚醒我心靈中那顆寫作的種子，並讓那些種子在寂寞的土壤上開出了美麗的花朵。

其實，讀書、寫作都一樣，都是孤獨的跋涉和寂寞的勞動，只有耐得住寂寞，並且能夠在寂寞中享受快樂的人，才能腹有詩書，才會文如錦繡呵！



杜亦道  
阿杜

## 航海要趁早

前輩說過：「成名要趁早！」阿杜這個卅年前之資深航海人則認為「做海員要趁早」才是真道理。最近接觸幾位現役海員，有做水手，有做機房，也有做主艙長大副一類之高級海員，均吐露心聲表示，現在在做海員都只是作為一項謀生之工作技能，再也沒有前輩們的遨遊四海之樂趣了。

不是嗎，幾十年前我們下海時一切航海規矩及常識都要由頭學起，像本人由「白毛」下海做水手連個繩結都不會打。所有機動遠洋船，先進者是蒸氣輪船，上世紀八十年代前還有燒火蒸氣船行走，一般行走四洋五海之船先進者船速每小時二十哩，阿杜最初行走之貨輪頭十年全部時速十五哩以下，太平洋西（香港日本等）走東岸（美國加州及中南美洲西海岸線）一般都要航駛十五天，正是飽覽海上風光才到彼岸，而泊碼頭裝卸貨普通也要停泊一星期至十天，泊在岸邊

演藝蝶影  
小蝶

相信看《顧嘉輝大師經典演唱會》的觀眾都能夠一解「舊曲飢餓感」，因為每位歌星獻唱的都是觀眾最希望聽到的首本名曲。有時看個人演唱會（香港的演唱會是看不聽的）聽到歌星說：「我已經唱膩了」的歌到歌星，所以選了一些別人的歌來唱。」他們此舉當然希望令自己「不膩」，但他們卻應該明白觀眾購票進場是想聽屬於他們的歌，而非讓他們一邊聽觀眾的金錢放進口袋裡，一邊滿足自己的「新鮮感」。觀眾是因為喜歡你的歌才購票，卻未必同時喜歡另一位歌手的歌。若要聽別人的歌，他們會懂得選擇聽原唱者的演唱。這種貨不對辦的做法很容易引起觀眾的反感——起碼會被當作是上洗手間的時間。演唱會是娛樂事業，應該被娛樂的是觀眾而非表演者自己。

## 經典演唱會

是次演唱會的歌手大都是登台經驗豐富，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已經成名的殿堂級前輩，水準毋庸置疑。我在兩個多小時中一連聽了數十首金曲，發覺各首歌曲均有其獨特的旋律和韻味，而且歌曲類型廣泛，是一個豐富多姿的音樂拼盤。加上每位歌手各有別樹一幟的唱腔和風格，令每首歌曲都有獨特的面貌和生命。至於這個年代的音樂情況，一位古典樂評人的經驗最能一針見血地概括。他說：「某晚，我以為自己聽了一首很長的歌曲，原來歌手竟然唱了四十六首歌！」由此可見近年流行曲的旋律單一不變，每首歌再無自己的生命，只是依附著主旋律中的小旋律而已。整晚的高潮是鄭少秋壓軸表演。他一開口氣邊跳邊唱首他最經典的武俠劇主題曲，瀟灑如昔。最叫我佩服的是，雖然觀眾不難聽到他的喘氣聲，但他竟然毫無走音，而且咬字清晰，所有節拍亦準確無誤。這是要有怎樣深厚的表演修為才能做到的呢？他還選了《飲勝》——一首在演繹時必須非常專注的歌曲——作為與觀眾的一握手歌，鄭少秋真是藝高人膽大。

歲月留聲  
青絲

## 開口棗

學生時代的早上，經常是鬧鈴響到最後一聲才掙扎着從床上跳起來，匆匆刷牙洗臉，看看上課時間已到，來不及在家吃早餐了，趕緊猛灌幾口涼開水，衝出門飛身騎上自行車，蹬到國營飲食店門口買兩隻開口棗，有時還得急了，涼開水在空盪盪的腹內晃盪騰騰不已，這時就把節奏稍稍放緩下來，一手扶着自行車把，一手拿着開口棗邊蹬邊嚼。兩隻香甜鬆酥的開口棗落肚，精神也會被這份溫熱的甜蜜所感動，原來低沉的情緒也隨之振作起來。

開口棗是用麵粉和雞蛋揉勻、用油炸成的甜點心，也有地方稱為「開口笑」，因其經過油炸，會綻出一個裂口，像是人咧嘴歡笑的样子，故得名。在眾多的早餐食品當中，開口棗並無過人之處，方便、價廉是其最主要的攪客標識。過去的國營飲食店，都會把開口棗作為主打點心之一，也就是看中它賣相好、價廉親民的屬性。不過，做開口棗是一件頗為辛苦的事情，大師傅凌晨三四點鐘就得起來準備。先往富强麵粉裡打幾個雞蛋，再加入糖和少許泡打粉，然後使勁地揉搓。因每天銷售的量很大，揉搓的工作，大都是由精壯的男性師傅來完成，體力稍差的人，是吃不消的。待到麵團被揉至徹底綿軟均勻，揪成一個個拳頭大小的劑子，裹上白芝麻，即可下油鍋炸。及至標誌性的裂口出現，裡外皆酥，就可撈起出售了。

剛炸好的開口棗，筋韌之中又略具彈性，芝麻遮蓋不到的空隙處，因發酵形成的一個個小氣孔清晰可見，由此更增加了開口棗的誘人賣相。一口咬下去，甘香酥軟之外，還帶有輕微的焦香，甜淡適中而又不至太甜，但絕不粘牙，即使一口氣吃上三五個也不會感覺膩。不少老人也看中它香酥有嚼勁，買一兩個就着普洱或單機慢慢嚼，是不錯的午後配茶點心。

以往過年，年貨的品種較單調，有些還需用票才能買到，不少家庭會自製開口棗作為年貨。如今的吃食多了，開口棗也少見了，更多的時候，是被當成回憶的引子。因為人們每當想到開口棗，那些留在記憶裡的美好片段，就會被一一翻起，咀嚼回味。